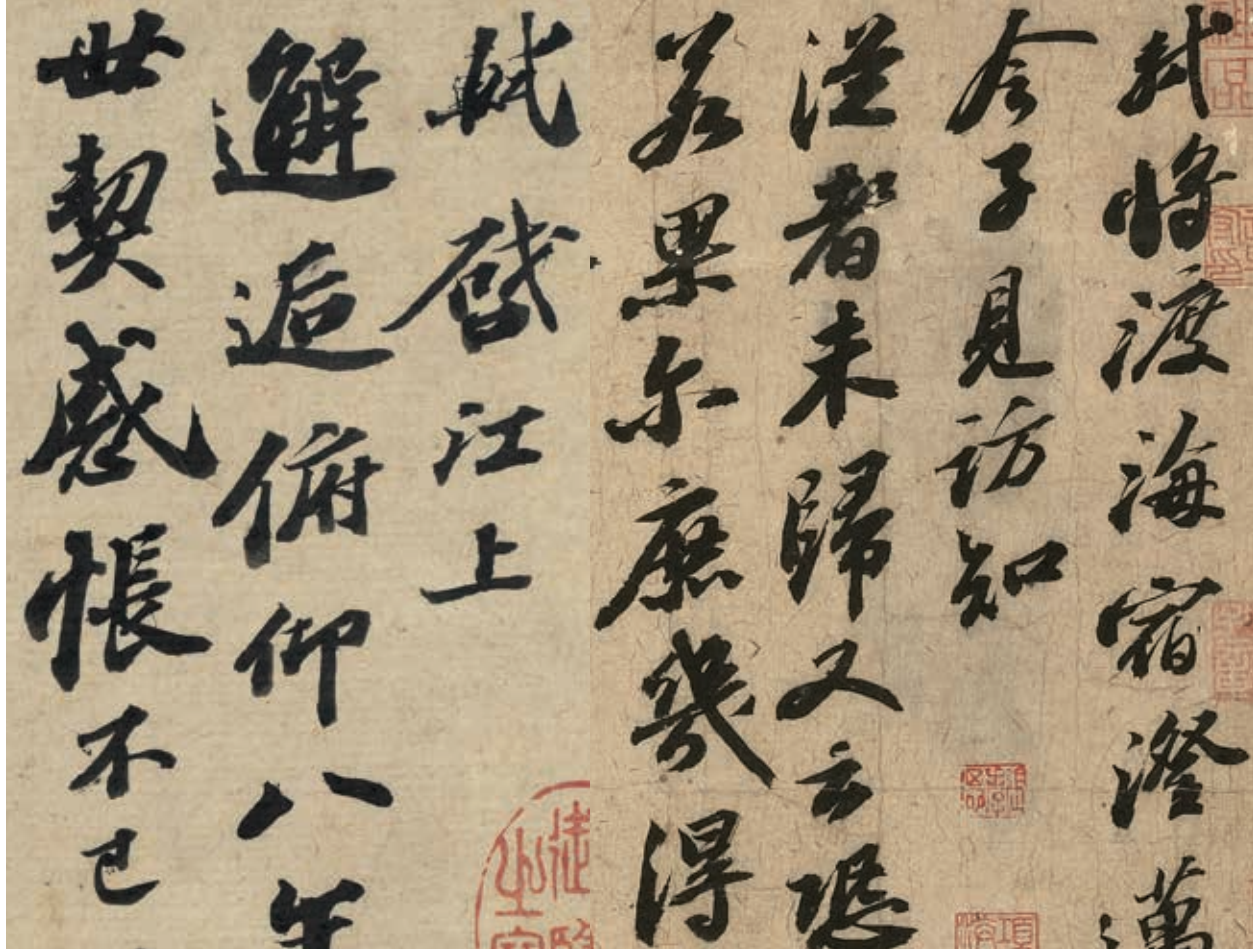




蘇軾的「人書俱老」—— 再談〈渡海帖〉與〈江上帖〉

■ 王柏樺

「人書俱老」是唐朝書法、書學理論家孫過庭（字虔禮，活躍於七世紀後半）在他的〈書譜〉一文中所主張的美學思想，寓意書家的技藝與人生經驗長時相互琢磨薰習，藝術與生命融為一體，絢爛與平淡相得益彰的書法境界：「至於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¹（圖1）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所藏蘇軾（字子瞻，號東坡，1037-1101）作於元符三年（1100年6月13日〔陰曆〕，以下均同）的〈致夢得秘校尺牘〉（以下簡稱〈渡海帖〉）和作於逝世前數月（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廿八日）的〈致知縣朝奉尺牘〉（以下簡稱〈江上帖〉）²是蘇軾一生「垂老將死」時所留下的書跡，本文將藉分析〈渡海帖〉和〈江上帖〉的風貌異同，書寫時的情境和心情，探討蘇軾晚年書法風格及其如何反映「人書俱老」的藝術形式和內涵。

北宋文學家、書法家，蘇軾的門生兼摯友黃庭堅（1045-1105）曾說：「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能到也」。³「海上風濤」指的是蘇軾晚年因政治鬥爭，年近六十仍被貶謫至嶺南和海南島的不尋常遭遇。〈渡海帖〉和〈江上帖〉堪稱蘇軾「晚年書」的代表作，兩帖都寫於蘇軾一生流離失所的生涯即將結束，但生命亦已接近尾聲的短暫時刻。

蘇軾一生仕途多蹇，年僅廿四歲即高中朝廷「制科」最高等（三等）考試，與弟弟蘇轍（1139-1112，制科四等）曾被「主考官」宋仁宗趙禎（1010-1063）認定為未來的兩位宰相人選。然而蘇軾終其一生非但未能封相，反而多次捲入北宋重大黨爭，他的政治生涯可以由先後兩度入仕—在朝—外任—流放，簡而概之。總結自己一生，蘇軾有「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⁴的感慨。黃州（今湖北黃岡）是蘇軾首次流放的貶所，時在元豐三年（1080），四十五

歲。惠州（今廣東惠陽）為第二次貶謫的前站，當時蘇軾已五十九「高齡」，儋州（今海南島）是蘇軾一生最後流放的終點。⁵

宦海浮沉的驟起乍落蘊育了蘇軾臨危不亂，隨遇而安的自適。晚年時空縱橫交錯，過嶺、渡海的艱苦歷練更使蘇軾能將其一生的人事深悲轉化成生活和藝術上的超逸曠達。面對風燭殘年的摧折，蘇軾「縱筆」帶過：「寂寞東坡一病翁，白鬚消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縱筆三首之一〉，1099）。深夜取水烹茶待客，周旋於微不足道的瓶瓶罐罐之間，蘇軾的胸懷卻寄託於大江明月：「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1100）。較之〈前赤壁賦〉的「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⁶蘇軾晚年的海南詩作豪邁曠闊未減，卻更添幾分質樸自然，平淡天真的「野性」。⁷有如蘇軾的嶺南、海外詩文，〈渡海帖〉與〈江上帖〉的書法風格也具備了老年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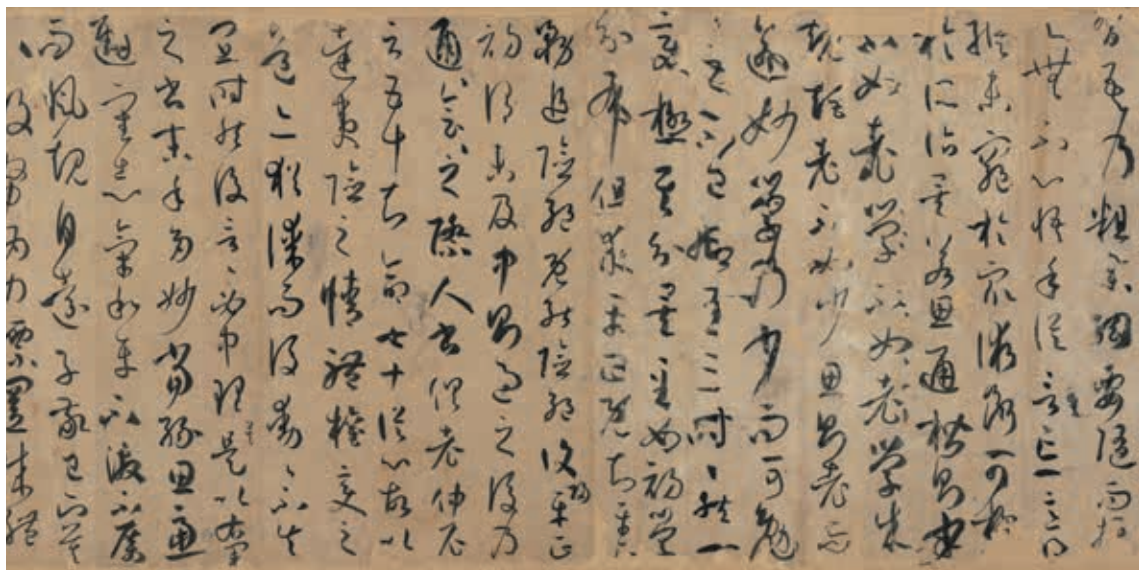


圖1 唐 孫過庭 書譜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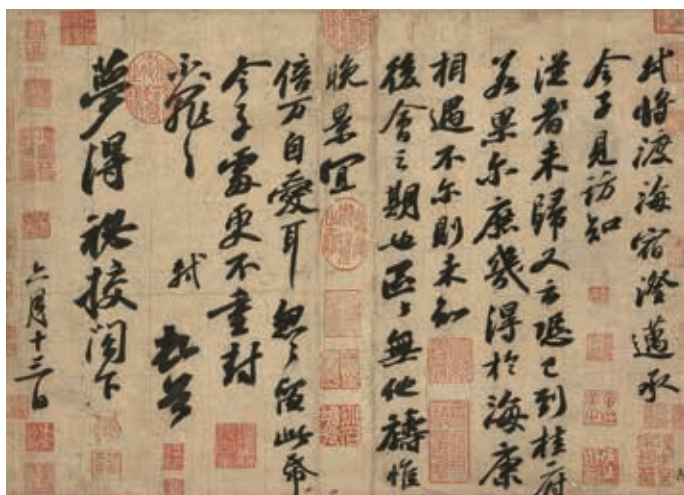


圖2 北宋 蘇軾 致夢得秘校尺牘（渡海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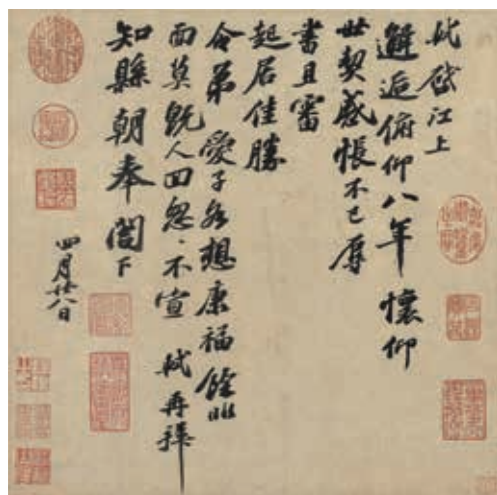


圖3 北宋 蘇軾 致知縣朝奉尺牘（江上帖）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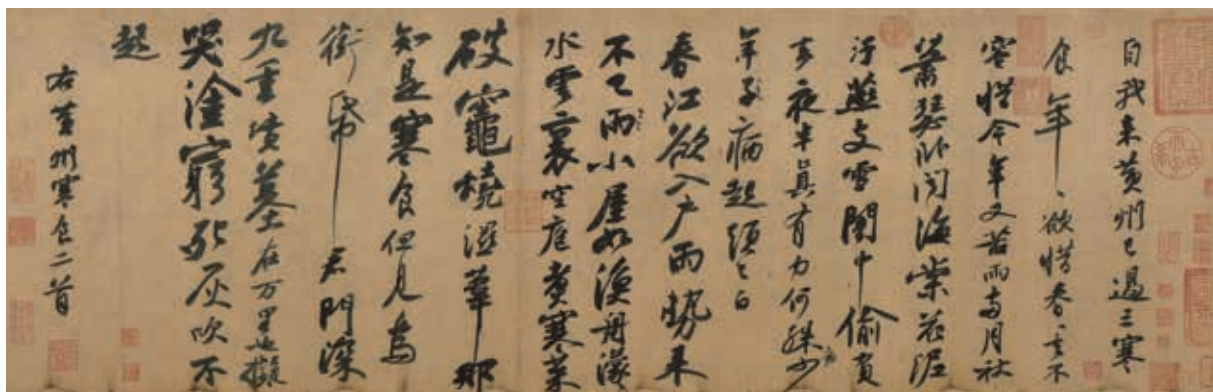


圖4 北宋 蘇軾 寒食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書 001001

軾雄奇、直率和平淡的「野性」。但〈渡海帖〉（圖2）筆畫渾鈍，結字粗曠，蕭散放逸，有如〈縱筆〉詩中鶴髮朱顏，不失天真爛漫的「坡翁」；〈江上帖〉（圖3）端謹凝重，筆鋒迺勁，造字奇崛，略帶英氣，更像江月映照的「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

〈渡海帖〉作於元符三年的六月十三日。是年元月，宋哲宗（趙煦，1077-1100）駕崩，年僅十九歲的徽宗趙佶（1082-1135）即位，向太后（諡號欽聖睿肅皇后，1046-1101）垂簾聽政，

大赦蘇軾所屬的「元祐黨人」。五月中蘇軾接到誥命，准由海南島內移廉州（今廣西合浦）。恍如九死一生，又似大夢初醒。蘇軾的人生似由「險絕」暫歸「平正」：「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眷，乃返驚魂……烟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移廉州謝上表〉）。私底下，對生活了三年多的海南風土人情也有點依依不捨。〈渡海帖〉就是蘇軾與同輩好友趙夢得（生卒年不詳）辭別的短箋。趙夢得原籍廣西，三世居於

海南北部的澄邁。蘇軾剛到海南就受趙的招待，趙與其子在蘇軾貶儋期間亦曾往開封、許州（今河南許昌）爲之送信並代爲探親。⁸澄邁爲蘇軾由儋州至瓊州渡海北歸的必經之地，蘇軾可能事先便有在此停留與友人辭別的打算，但趙夢得正好在外出返家途中，夢得之子遂親訪蘇軾於澄邁驛館，與之餞別。未能親見老友，蘇軾匆匆留下〈渡海帖〉請趙子轉交：「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

蘇軾是漢唐以降惟一有真正「渡海」經驗的罪臣逐客，雖然所渡者只是南北不過四十公里的瓊州海峽，但衡諸千年前的主客觀環境，其凶險莫測，可想而知。回憶嶺南—海南一去一返的渡海經驗，蘇軾曾感嘆：「艤舟將濟，眩喪喪魄」（〈伏波將軍廟碑〉），但比起三年前自惠州來儋時與子孫和弟弟蘇轍無異於生離死別的第一次渡海——「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與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此次渡海北歸，雖仍有生死未卜之慮，心情遠爲淡定泰然。「軾將渡海」，語氣從容，筆意任適，「……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幾得於海康相遇……」。未遇夢得，但蘇軾仍盼望兩人能再次交會，因爲夢得如已回到廣西（桂府），不

久之後必定要經海康（今廣東雷州）出海回海南，屆時蘇軾可能也正好已自海南渡海回到雷州了。東坡何等樂觀啊！但他很快便回到現實，預感與夢得再次相遇的機會渺茫，於是語氣驟轉，微帶讖意：「不尔，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万自愛耳」。

百字不到的〈渡海帖〉清楚地捕捉了當日未能預知的情境以及蘇軾的臨機應變和對友人真摯的情懷。全篇字體欹側，大小參差，左低右高，結字則楷、行、草兼備。如果逐字品頭論足，〈渡海帖〉幾乎無一字可取。起首的「軾」與「將」已經潦草邈邈，而箋末的「頓首」（見圖2：行/字——10/4，10/5）筆畫含混，結體輕率，幾不成字。藝術史家余城曾據此逐字比較〈渡海帖〉與故宮所藏其他蘇軾書跡而「勇敢」地主張〈渡海帖〉非出於東坡之手。⁹其實〈渡海帖〉與號稱「天下第一蘇東坡」的〈寒食帖〉（圖4）雖年代相隔甚遠，在書寫習慣、結字形體上卻頗有相通之處。例如「令」（渡2/1）、「會」（渡6/2）、「今」（寒3/3）的「人」或「入」字頭，蘇軾習慣一筆寫就，左撇與右捺之間以若隱若現的筆絲相連，而右捺偏短，有時筆鋒迴轉過度成鉤，已非「捺」法矩度（見表一，以下亦同）。蘇軾的「知」字，左「矢」多以一或二劃連筆寫成，右「口」有時全寫，或簡寫爲一橫。〈渡海帖〉（2/5，5/7）與〈寒食帖〉（12/1）的「知」字，外形稍有差異，但書寫習性同出一人則毋庸置疑。此外，兩帖中的「重」（渡9/6，寒14/2）筆法與字形似乎不可能出於二人之手。然而〈渡海帖〉與〈寒食帖〉雖有形式上的相似，〈寒食帖〉筆精墨妙，字裡行間無論是字體大小或筆畫粗細均是神采煥發，充分表現了書家技術高超險絕的造詣，是蘇軾書法藝術最絢爛的高峰。¹⁰〈渡海帖〉則轉折收

表一 〈渡海帖〉、〈寒食帖〉相同、相似字筆法及結字習慣比較

作者製表

作品	令、會、今之人、入部首	知	重
〈渡海帖〉			
〈寒食帖〉			

筆多見分叉顫動，字體大小和筆畫粗細的變化缺乏靈動，頗顯老態，但也可以說是書家技法歸於「平正」後的雄渾曠達，黃庭堅所稱揚的「海上風濤之氣」力當不過此。

與〈渡海帖〉相隔不到一年的〈江上帖〉也是一封帶有與友人致意之用的尺牘。蘇軾於寫完〈渡海帖〉後一周在澄邁登船夜渡，有「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名句傳世，登岸後數日，蘇軾即自雷州水陸兼行，於七月初抵廉州。八月，朝廷又召下：「遷舒州（今安徽潛山）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安置（今湖南零陵）」。元符三年十一月，在赴永州途中，蘇軾再奉敕「授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提舉玉局觀謝表〉）隨即停止湖南之行。一生漂浮於宦海，任由朝廷呼來喚去的蘇軾，終於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居所。「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兒寓娘〉），¹¹但往後的數月，直至將死，蘇軾最大的困擾竟是心安何處，身歸何鄉？「老景無多日，歸心夢幾州」（〈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前韻〉）。他曾考慮去尚有薄產的陽羨（江蘇宜興）、古樸幽美的舒州、在常州（江蘇）置屋或至許昌（河南）與弟弟蘇轍同住。此時的蘇軾，依舊山川跋涉，舟車勞頓，一面訪友敘舊，一面尋求未來的定所。自翌年（1101）

四月直至病故（七月廿八日）前不久，蘇軾多半舟行江湖：「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初四），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今江西九江）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順記王廟新獲石碣記〉）。四月八日又寫：「今者北歸，舟行在豫章、彭蠡（今江西南昌、鄱陽湖一帶）之間……」（〈跋所書圓通偈〉）。四月中旬，蘇軾經長江抵安徽，曾在湖口、池州、蕪湖等地稍事逗留，或與故人重聚，或舊地重遊，題字賦詩。四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蘇軾在當塗（今安徽馬鞍山市）尚有與郭祥正（字功甫、功父，1035-1113）互訪，詩詞唱和、互贈禮物、交換簡札等活動。¹²此外，與錢世雄（字濟明，生卒年不詳，大觀三年〔1109〕尚在世）、胡仁修（生卒年不詳）、李之儀（字端叔，號姑谿居士，1048-1117）等都有數次書簡往來。蘇軾曾預估四月末會到真州（江蘇儀徵），但五月一日才抵金陵（南京）。¹³

〈江上帖〉以「軾啓江上」¹⁴起首，誌四月二十八日，說明信可能是在舟行或短暫停泊時所寫。最有可能的情境應是蘇軾在停留當塗期間接到杜傳（字孟堅，生卒年不詳）來信問候（「辱書」），並邀日後相聚（「餘非面莫既」）。回想二人自上次不期而遇至自己流落海外，已八年不見，又思及兩家四代數十年的交情，¹⁵不勝唏噓。因為帶信人急著要走，於是匆匆回了

表二 〈渡海帖〉、〈江上帖〉同字筆法及結字習慣比較

作者製表

作品	不	已	康	愛	月
〈渡海帖〉					
〈江上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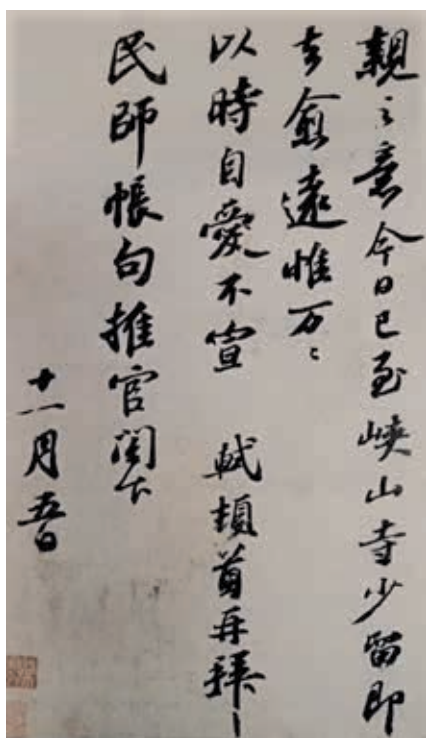


圖5 北宋 蘇軾 行書答謝民師論文書帖 卷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上海博物館編，《大阪市立美術館·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東京：二玄社，1994，頁29。

表三 〈渡海帖〉、〈江上帖〉、〈答謝民師論文帖〉
連字或結字習慣比較

作者製表

作品	閣下	不宣	拜
〈渡海帖〉			
〈江上帖〉			
〈答謝民師論文帖〉			

一短箋，交待見面再談：「邂逅俯仰八年，懷仰世契，感懷不已。辱書，且審起居住勝。令弟愛子各想康福，餘非面莫既，人回匆匆，不宣」。

〈渡海帖〉與〈江上帖〉兩札文筆相近，字句簡短——少則兩字，多不過七、八字——言有盡而意無窮，字裡行間流露了蘇軾對舊友的真情。在書寫和結字習慣上，〈渡海帖〉與〈江上帖〉亦多有相似之處。例如兩帖共有的「不」（渡5/3；江3/5），「已」（渡3/8；江3/6），「康」（渡4/9；江6/7），「愛」（渡8/4；江6/3），「月」（渡12/2；江9/2）等，雖字相稍異，筆劃次序、減筆方式，甚至左低右高的傾斜度都只能是出於一人之手。（見表二）此外，〈渡海帖〉和

〈江上帖〉與寫於元符三年十一月五日的長篇文論，書法鉅跡〈行書答謝民師論文書帖〉（圖5，以下簡稱〈答謝民師論文帖〉）於行氣傾斜，字體架構與雙字連筆亦有相互共通之處：「閣下」（渡11/5，6；謝4/7，8），「不宣」（謝3/5，6；江7/8，9），「拜」（謝3/11；江7/11）等是較明顯的例子。（見表三）〈渡海帖〉、〈答謝民師論文帖〉與〈江上帖〉書寫時間相隔不過數月，是蘇軾存世最晚的書跡。〈渡海帖〉老邁蒼勁；〈答謝民師論文帖〉（圖6）楷、行相間，字態雍容嫵媚，書法氣質蘊藉與黃州時期所寫的赫赫名跡〈前赤壁賦〉（圖7）最接近。〈江上帖〉的筆畫結字亦楷多於行，字態遠較〈渡海帖〉端嚴謹持，書家貫注於字裡行間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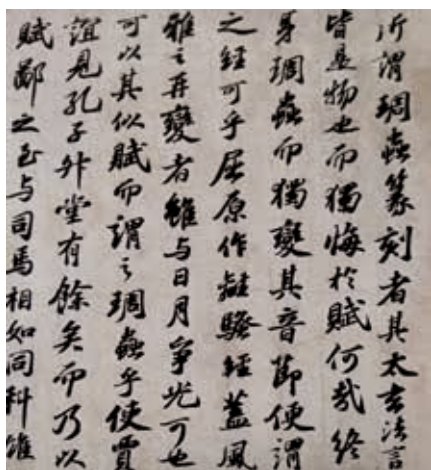


圖6 北宋 蘇軾 行書答謝民師論文書帖 卷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上海博物館編，《大阪市立美術館·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頁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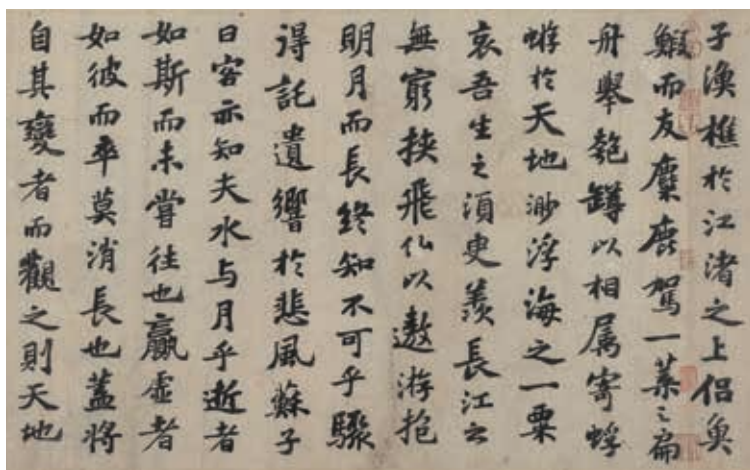


圖7 北宋 蘇軾 前赤壁賦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68

氣、神堪與〈前赤壁賦〉和〈答謝民師論文帖〉相互輝映。但〈江上帖〉特殊的顫筆、頓挫和行字方向的「越軌」，¹⁶在蘇軾的書法作品中幾乎獨一無二。

與蘇軾一生莫逆相交的北宋詞人李之儀在東坡北歸之後數月間，兩人仍有不下十餘次的書信往來，¹⁷李之儀對東坡書法面貌多變的體驗或可稍解今人對〈渡海帖〉和〈江上帖〉是否同為蘇軾書跡的疑慮：「余從東坡游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又「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¹⁸〈渡海帖〉在海南的澄邁驛站臨時匆

促寫成，蘇軾所用是劣質的「雞毛筆」。〈江上帖〉為較正式的回函，所用之筆極可能是東坡最愛的「諸葛筆」。¹⁹人生境遇或「清風徐來」，但更多「驚濤裂岸」的蘇軾，其「人書俱老」的奧秘近乎「甚微細，不可說」的華嚴經義。書寫工具的優劣、心境與情境的異同可能不足以解釋〈渡海帖〉與〈江上帖〉視覺上的明顯差異。在海南的最後歲月教人學書，蘇軾曾自詡：「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個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²⁰

作者為普瑞特學院 (Pratt Institute) 退休教授、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博士

註釋：

1. 原跡及〈書譜〉全文譯釋見：(唐)孫過庭《書譜》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書 000058，《國立故宮博物院 Open Data 資料開放平台》<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14900&Dept=P> (檢索日期：2023年12月16日)；另參考黃簡主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123-132。
2. 兩帖簡介見何炎泉，《故書〇〇——蘇軾渡海帖》，《故宮文物月刊》，368期(2013.11)，頁90-97；方令光，〈「國寶聚焦」觀後感——蘇軾〈江上帖〉的書法特點及淵源〉，《故宮文物月刊》，481期(2023.4)，頁36-45。

3. 〈跋偽作東坡書簡〉見〈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收入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二十二冊》（臺北：世界書局，1974），卷5，頁47。
4. 〈自題金山畫像〉見〈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641。下引蘇詩均據此詩集於文中列舉詩名，不另註。
5. 蘇軾古今傳記可參考〈元〉脫脫，《宋史·列傳第三三八》，收入《二十五史·第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338，〈蘇軾〉，頁1218；林語堂著，宋碧雲譯，《蘇東坡傳（The Gay Genius）》（臺北：遠景出版社，1988）；張振玉譯，《蘇東坡傳》（臺南：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李一冰，《蘇東坡新傳（上·下）》（臺北：聯經出版社，1996）；洪亮，《蘇東坡新傳》（臺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4）；黃篤書，《千古奇才蘇東坡全傳（上·下）》（臺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5）。關於蘇軾一生貶謫流放行蹤及古今地區與地名的互動關係可參看李長生，《蘇軾行蹤考》（電子版）<http://www.dongpogd.org/newsshow2.php?cid=16&id=10>（檢索日期：2023年9月13日）相關章節。
6. 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6。下引蘇文均據此，文中只列篇名，不另註。
7. 朱靖華，〈論蘇軾晚年詩詞中的野性〉，《蘇軾新評》（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頁130-142。
8. 蘇軾與趙夢得一家往來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316-18；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五冊》，頁1841-42。
9. 余域，〈從個人風格來探討一件為蘇軾書法〉，收入王耀庭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627-660。
10. 關於〈寒食帖〉主要的中文研究可以參閱傅申，〈天下第一蘇東坡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19期（1984.10），頁76-85；江兆申，〈蘇東坡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85期（1990.4），頁10-17；盧廷清，〈寒食帖與蘇軾黃州時期書法〉，《故宮文物月刊》，161期（1996.8），頁100-125；邱振中，〈題材·意境·生活〈黃州寒食帖〉的一點啟示〉，收入邱振中《書法的行形態與闡釋》（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5），頁279-289。多年前筆者基於書法風格配合與蘇軾生活情境、心情相關的文獻和詩詞主張〈寒食帖〉應為蘇軾元祐年間（約1087-1088）在汴京為官時所寫，非東坡黃州時期書，見 Bor-Hua Wang, "Su Shih's Art of Writing and His Han-shih t'ieh,"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271-319。若他日有緣，筆者將不揣淺陋，另撰專文討論〈寒食帖〉。
11. 〈宋〉蘇軾，《東坡樂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34。
12. 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下》，頁1395-1398。
13. 分見於〈與程德孺四首之二〉，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四冊》，頁1687；〈觀世音菩薩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二冊》，頁586及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下》，頁1400。
14. 此處斷句「軾啓江上」或「軾啓，江上邂逅……」或皆通。筆者較傾向於前者；後者無法解釋「江上」何義，雖世傳蘇軾在1093年赴英州途中曾在南京與杜孟堅相遇，但「江上」並非南京古名，另依理只有蘇軾泊舟上岸與孟堅見面，絕非孟堅親到「江上」去看蘇軾。
15. 蘇軾與杜氏一門四代交情始於杜叔元（君懿）。蘇氏謫黃期間與君懿之子杜沂（道源）和沂之子杜傳（孟堅）、杜偁時相共遊，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五冊》，頁2234；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四冊》，頁2049-50；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中》，頁561；故宮所藏宋《蘇氏一門法書》冊中蘇軾〈致杜氏五札〉——〈京酒帖〉、〈寶月帖〉、〈喫茶帖〉、〈尊文帖〉、〈令子帖〉為蘇軾與杜氏家族來往書跡，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法書第九輯·宋蘇軾墨蹟·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23-24、32-33、36-39、44-45；〈令子帖〉之「令子」應為杜氏第四代，孟堅之子杜唐弼；〈江上帖〉為原為由唐弼所收藏，後請吳并（紹聖年間——1094-1097進士）題跋的蘇軾與其先人書十一帖之一，〈江上帖〉年代及收信人的鑑定即據此跋，見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34·蘇軾·二》（北京：榮寶齋，1991），頁518、532-533；李躍林，〈蘇軾一門法書冊祖帖面目的復原〉，《書畫藝術學刊》，18期（2015.6），頁187-199。
16. 見方令光，〈「國寶聚焦」觀後感——蘇軾〈江上帖〉的書法特點及淵源〉，頁39-40。
17. 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四冊》，頁1540-1543。
18. 〈宋〉李之儀，《姑蘇集》，引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1%E6%BA%AA%E9%9B%86/1554544>（檢索日期：2023年9月5日）。
19. 北歸之後（1100年9～10月間）在一次宴飲歡聚中蘇軾得以享用了好友廣東提舉孫麟（字叔靜，生卒年不詳）提供的「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與「諸葛筆」（《書贈孫叔靜》），如獲至寶，蘇軾旋又寫了「久在海外，舊所養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瘠劣……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臨藉耶」，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下》，頁1356-57；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五冊》，頁2236。蘇軾一路北上，時有友人贈送優質筆墨，寫〈江上帖〉時仍用海南「雞毛筆」作字，幾不可能。關於宋代毛筆、桌椅與書法關係，見何炎泉，〈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春），頁57-90。
20. 〈宋〉費昶，《梁溪漫志·卷四》，引自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下》，頁1329。